

故园听风

□ 朱永明

的潮水般起伏涌动,我知道,风正在经过这座城市,可它像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,冰冷而客气,不再与我诉说任何往事。

直到在一个五月,我带女儿回到老屋。老屋久无人住,窗纸早已破败。女儿好奇地凑近那空洞的窗棂,一阵猛烈的穿堂风迎面扑来,扬起她细软的额头,也卷起了沉积多年的灰尘。她“啊”了一声,惊喜地喊:“爸爸,风有味道——是晒干的麦草垛的味道!”

我怔住了。那一刻,时光仿佛重叠。我看见了当年摩挲窗纸的祖母,看见了那个在灯下屏息听风的自己。风,从未死去。它只是沉睡在旧窗棂的裂缝里,等待着一颗新鲜心灵的叩问。

我推开所有窗扇。五月的风,毫无阻隔地涌了进来,带着野艾勃发的清苦、池塘水涨的微腥,还有远处油菜花田汹涌的甜香。它穿过空荡的堂屋,仿佛在急切地寻找旧日的回音。尘埃在斜射的光柱中飞舞,像无数被瞬间唤醒的记忆碎片,金光闪闪。

女儿在风中张开手臂,咯咯地笑着,试图拥抱那无形的来客。风拂过她稚嫩的脸颊,那触感,一定就像当年拂过我的、拂过祖母的那样,温柔而固执。

我忽然明白,风痕不仅刻在窗棂上,更刻在血脉里。只要还有一扇窗,哪怕只剩空洞的窗框,风就会进来,用它那无形的手,为我们擦去蒙尘的过往,送来亘古常新的气息。

这五月的风,穿过斑驳的窗棂,吹拂着新生的孩童,也吹醒了怀旧的游子。它告诉我,有些东西从未消失,只是需要被重新聆听。

我的女儿,正像她的曾祖母当年一样,小心翼翼地将耳朵凑近那窗棂的裂缝,神情专注。

嘘——别出声。你听。风,又开始讲述它的故事了。

麦青时节

□ 文子

龙首山是苍青的,横在天边,像一卷墨色淡淡的皴染长卷。阳光落上去,便泛起薄薄的赭光。远处,祁连山的雪峰闪着些淡白,焉支山则蓊蓊郁郁地青着,遥遥相望。从山脚望下来,大地平展展地铺开,一直铺到人跟前,那就是麦田了。青青的,嫩嫩的,一垄一垄,一畦一畦,铺满了黄褐色的土地。

麦苗还不到一尺高,正赶着小满的节气,绿得恰好——有些像雨后的冰草,又有些像水洗过的苜蓿。风一来,整片麦田便起了细细密密的涟漪,一层赶着一层,推推搡搡地向远处荡去。那风也是柔的,拂过麦尖时只轻轻一掠,像母亲的手摸过婴孩的额头。

走近些看,麦秆已拔了三四节,叶片狭长而柔韧,叶脉清亮亮的,边缘生着极细极浅的白茸毛。穗子刚刚从旗叶的鞘里探出头来,羞羞涩涩地,试探着,像初生的雏鸟从母亲的羽翼下向外张望。凑近了,能闻着青苗涩涩的清香,混着泥土的气息,夹着正午阳光蒸腾起的温热。这气息让人想起炊烟,想起那些与粮食有关的朴素日子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”。“小得盈满”这四个字,说得实在是好。不是大满,不是圆满,只是小小的、刚刚好的满。麦粒正在蓄浆,乳白的浆汁在谷壳里一点一点积着,不急不躁,按着自



麦穗 高峰

初夏风物

□ 费晓莉

——

春天刚结束,我家的猫儿就对野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,它每天早出晚归,步履匆匆。我感觉它结交了好多有相同兴趣的猫儿,一块儿上房扒瓦、飞檐走壁,一块儿游山玩水、爬坡上树。它已经过上了来去有伙伴,往来不孤单的生活。这让我有点羡慕。

我在老家背后山上的小道上闲逛,只有一股风,一直迈着小碎步陪着我。

我遇见一只爱美的黑蚂蚁。它衔着一片淡粉色的花瓣,在路边的草丛里赶路。我蹲下来,顺手拔下一根草茎破坏它回家的行程,它屡次另择出路,毅然前行,几次三番后,它终于生气,扔下花瓣悻悻离去。那枚花瓣应该是前面山坡上的某棵野杏树,在春天离开的时候,托风交给它的。

杏树花事已了。此刻,季节给它们重新配发了一毛茸茸的小果实和新叶。这些叶子一天天丰满,从指甲盖大,到指头蛋大,最后变胖到半个鸡蛋大,在风中弄出大动静。在雨夜里,雨点落在树上的沙沙声,让我着迷。

坡上的狼麻正含苞待放,一旦全部打开,这座山的金色能把人淹没,整个村的蜜蜂都将来这里打工。有油菜花蜜,也有荞花蜜,怎么没有狼麻花蜜? 这是我一到夏天就想的问题。狼麻花像一个脚心朝天的胖脚丫,吃起来淡淡的甜。这一山一山的狼麻,一旦开花,那么多花,我很担心到时候怎么吃也吃不完。

一个朋友说,能不能给她摘一些,她想做些狼麻花饼子。这事好办,我可以给她摘上几个山头。我还可以顺便摘一些锦鸡儿花,虽然这两种花都不好惹,满身的尖刺,会在分秒间叫人知道它们的厉害。

好几只臭板板虫在中午的阳光下赶路。印象中,这个虫子不喜欢阳光,常年住在大石头底下,迫不得已才会从人们偶然翻开的石头下仓皇逃窜。看起来,它喜欢脾气温和的初夏。臭板板虫是一味健胃的药,我妈曾捉来好些臭板板虫,在火炉上烘干,捣成粉末,不动声色地叫我吃了。

一个黑油油的剪刀虫背上插着大剪刀在路面上大步向前,像是刚刚执行完一项重大任务,此刻正匆匆赶往家里。我把脚尖挡在它前面,它稍稍愣了一下,转头而去。

我这么走走停停,风可能以为我不知道路,就在前面不远处停下,一边揪着金露梅细碎的叶子玩,一边等我。它哪里知道,我不敢再往前走,这半截路是提心吊胆走过来的。

山上有蛇。我哥前些天早上下地的时候,在这里遇到了一条麻蛇。我希望蛇一直不要出来,但山野是它的,我只好绕道去河边。

二

一只喜鹊安安静静地站在河边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上,一言不发,像穿着燕尾服的男爵。这个原本话多、喜欢吵闹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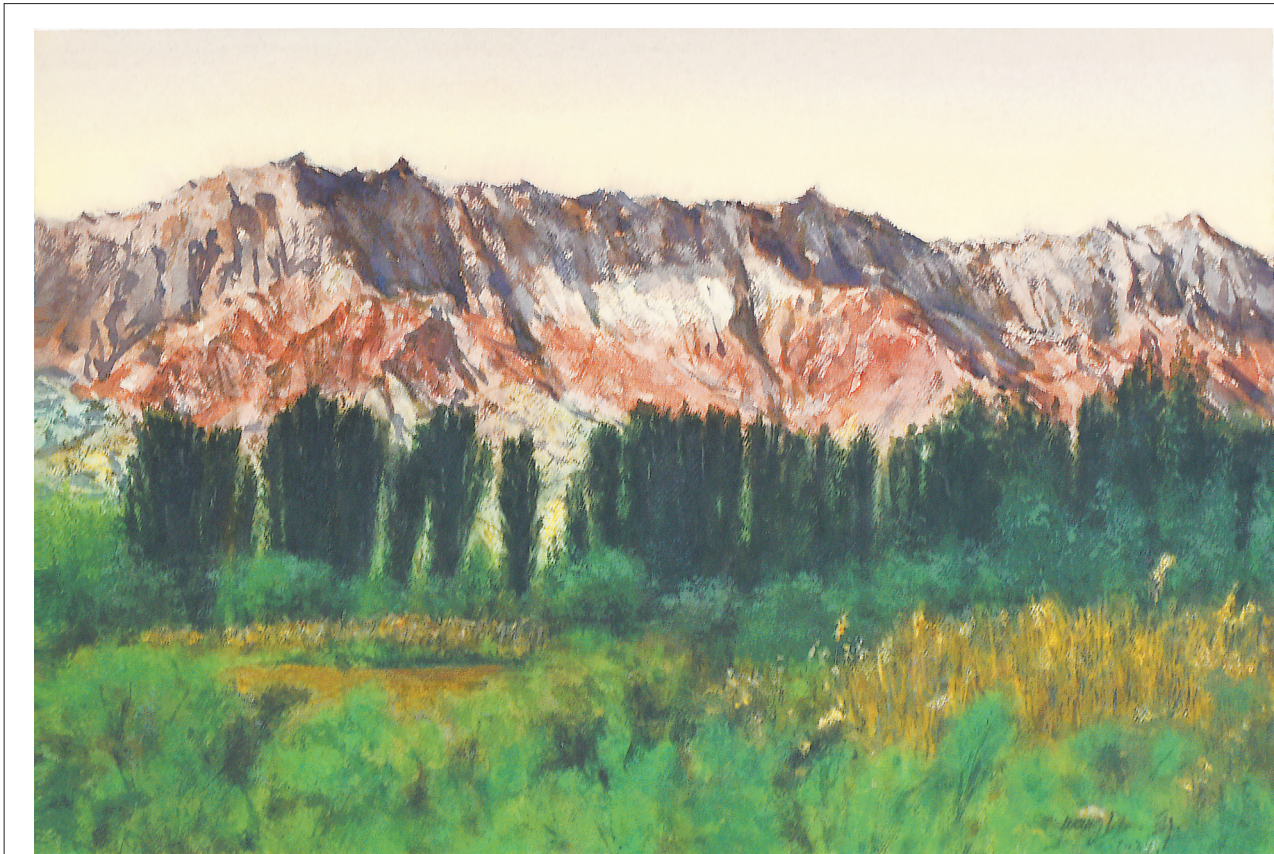
鸟儿,不知道惹上了什么心事。

一群蚂蚁正在河岸上大搞建设。在我的印象中,一到夏天,蚂蚁就爱重新收拾家园,一副从头开始收拾旧山河的架势,有的挖土,有的背土,不知道想要一个多漂亮的院子。我看了一阵后,认为蚂蚁也有着深厚的居家传统文化:傍山依水。

一个邻居正在洗苦苦菜。她挖了半蛇皮袋子苦苦菜。她先把整个袋子浸到流水里涮洗,提起放下,再提起放下,如是好几下,涮出的泥土俨然一条土黄色的带子,随水远去。然后,她把苦苦菜倒出来,蹲在河边重新细心清洗,用指甲抠走根部残存的泥土。她准备蒸一锅猪肉苦苦菜馅的包子。我想不出那种包子的味道,但可以肯定,应该有山野的味道。

河边的野豌豆,我习惯称为狗豆子,在初夏的阳光下茁壮成长。到下一个时令,它会开出玫红色的花儿。自从知道它就是从《小雅》中蔓延而出的那根叫薇的植物的藤蔓后,叫它狗豆子的时候,我就有点不好意思,感觉在骂它,但我已经这样叫了很多年,便一直叫下去。一头黑猪卷着细小的尾巴在觅食吃,它才不管你是薇还是别的,凑近嗅了一下就几口扯下来吃掉。我感觉它正在嚼着一句来自春秋的诗句。为那株薇心疼了一小会儿。

再有一段时间,河边的这些草从里,就会经常趴着好些黑猪,它们吃饱喝足后,胡乱地趴在草从里,呼呼大睡。有时它们醒着,但不想起来,就那么趴着,透过水草窥探路过的人。



陇山[油画] 王丹

本版联系电话:
0931-8159106
投稿邮箱:
gbbaih@126.com

陇东归去来

□ 匡晖

“五一”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下午,我拉着行李箱走进兰州西站。列车启动时,窗外的太阳是火红的。

火车进入环县,暮色从黄土丘陵的沟壑间漫上来。窗外那些被雨水冲刷了千万年的黄土褶皱,在斜阳里呈现出深沉的红褐色,像是大地的掌纹。塬上的村庄亮起了零星的灯火。到庆阳时天已擦黑,晚风迎面扑来,带着黄土、麦苗、槐花搅在一起的家乡味道。弟弟接过了我的箱子:“妈让你明天再过去,今天太晚了。”这就是母亲——她不说“我想你”,她说“你先歇着”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与母亲出门品尝陇东美食。

第一顿是饴饴面。每次回老家就想吃它。饴饴是陇东特色面食,由荞麦面压成,浇上臊子汤。那种木制的饴饴床子,粗笨,古旧,和几千年前周祖教民稼穡的农具,在精神上一脉相承。母亲吃得很慢,忽然说:“你爸刚来西北时吃不惯面食,顿顿想吃米饭。后来比我还爱

吃饴饴。”父亲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到湖南来到甘肃,母亲随后也来了。两个湖南人在庆阳安了家,从顿顿米饭到无面不欢。这种“一半湖南、一半甘肃”的味觉记忆,就是我们家的味道。

第二天吃环县羊羔肉。环县山羊羔吃地椒长大,肉质细嫩不膻。母亲夹了两块:“嫩,真嫩。”地椒是一种野生的植物,茎匍匐在地上,开紫色的小花。母亲说,她年轻时去环县下乡,漫山遍野的地椒,风一吹,满沟都是香味。她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里有一种光亮——那是她年轻时的记忆。我忽然想起父亲——他刚来时闻见羊肉味就皱眉,后来比当地人还能吃。每年冬天经常炖一大锅羊肉汤,全家人围着喝。那热气腾腾的场景,和眼前母亲吃羊肉的样子叠在一起,父亲好像并没有走远。

还有臊臊子。五花肉切丁,慢火煸炒,加辣椒面、花椒面,一直炒到满屋香气。小时候,每逢腊月母亲臊臊子时,我总爱站在灶台边看,用馒头蘸锅边溅出来的油吃。后来我去兰州工作,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给

我装一罐臊子。这次回来,她又给我装了一罐,接过来时罐子还是温热的。

除了享受美食的温馨,我还陪母亲去菜市场、公园。菜市场里,卖菜的操着浓重庆阳口音,卖新蒜薹、水萝卜、洋槐花。公园里有唱秦腔的,那吼声苍凉高亢,像是从黄土里直接生长出来的。母亲停下来听了一会儿:“这个唱得不行,嗓子劈了。”我笑了。

假期第四天,我们全家开车去宁县。母亲坐在副驾驶位置,换了件枣红色外套。车上高速,董志塬上麦子正在抽穗,绿油油铺到天边;苹果树正值花期,粉白色的花朵密密匝匝。我们先去了辑宁楼——这座楼始建于公元922年,远远望去,砖石斑驳,飞檐翘角。母亲看了好一会儿:“楼还在就行。”

从辑宁楼出来,日头开始偏西。远远地,一片粉白红紫从黄土塬上铺展开来——昔家牡丹园到了。昔家牡丹园的故事,要从四十多年前说起。一位老人开始在自家院子种牡丹,后来四个儿子